

言情小說

秘情

上海進步
書局印行



清宮祕本
聖嘆手批中國預言版

全書一冊
價洋九角

周呂望萬年歌
蜀漢諸葛亮馬前課
唐袁天罡李淳風推背圖
唐李淳風藏頭詩
宋邵康節梅花詩
明劉伯溫爐餅歌

歐洲戰事起於不測彼國人士早有
料及始終者我國君主改爲民主二
次革命之奇變今日之外患內憂前
人如諸葛武侯等亦已見及之往事
既多實驗來事自可前知安危問題
急於目前將來如何應付如何結果
請將此書細加參詳便覺明了此爲
前清大內本讀者幸勿輕視

中華民國四年五月初版

小哀情 情 祕 (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二角

必翻有此書
究印權著者

編印發行發行

者所所以所者

祝耀進步華齡全

上海拋球場兆福里
天津保定上海拋球場兆福里
上明華海棋盤
上文華海棋盤

進步華齡全

分 售 處

中
長沙
溫州

華
常德
福州

廣州
開封

書
南昌
濟南

局
杭州
長春

譯局

局場局街局

豔情小說

情秘提要

耀華齡 同譯

一意大利伯爵之女與某公子私訂婚約誓死不二伯爵又有一情人之女與其表姪私逃始亂終棄病革回家遺言誤聽李代桃僵某公子致受嫌疑往來頓絕其女因借橡樹傳書旋於樹中得該女奔逃時之別書冤始大白卒諧好合文筆亦曲折達出俊爽倫絕

小説 情秘

耀祝
華齡同譯

第一章

一千八百九十年耶。耶穌聖誕前一夕，禮拜堂鐘鳴十下，戶外朔風絕勁，穿隙衝簾而入，著肌如割。注視檻際，雪花飛舞，彌漫長空，下弦月朦朧，東上似怯寒冒冷，遲遲其行者。簷前枯枝，杖枒，燭作白光，乍見如琉璃製就，稍動則擦擊丁璫，效鐵馬鳴觸耳。如碎景象，至蕭颯紗窗正對處，爲鄰家廳事，時見僕婦蹀躞。羣聚盆柏下，點綴花菓金絲，圍繞小傀儡，躍躍動知明。宵景物備矣。少選琴音，繞樑隨風，渙渙來入耳，殊清晰審之。羣兒練習祝誕歌，至足增少年興趣。時余枯坐室中，覺奇凍立移座傍火，默念予身世飄零，遭際偃蹇，撫膺浩思不識。那日能吃盃安閒飯，願予閱世十八載。珂娜年華恰是奇葩初放現，雖荷科士。

雅夫人不棄錄奉爲女伴然粟碌此身瞬息數寒暑究竟作嫁年年仰人鼻息終非了局噫天誕予貧賤骨管城子無食肉相殆將鬱鬱居此長受他人籬蔭乎思至此不覺淒然淚涔涔滴驚念奮志飛騰上帝何嘗尼人上進計不如來春正月去此而之他別謀所以立身之法苦心人天不負有志者事竟成古人之言不吾欺也予正在幻想出神樂乃奔湊予腦向之汎闊狀貌至此一變爲歡笑猛回首覺科士雅夫人矗立予左輕撫予肩笑容可掬曰可愛之小友嘉棣乎際此佳節鄰里人家咸登歡喜地試問汝將作何消遣度此良宵余率爾答曰冷寂如予固不識所謂興致但夫人欲如何便如何樂與同樂余當表同情也曰是早舍親古利安伯爵折柬相招訂明晚踵渠府第作竟夕歡敍云老身諾之意欲挈汝同往何如余首肯

屆期科士雅夫人攜予行車鱗馬蕭瞬息卽至見伯爵倚戶恭迎殷殷垂問予等鞠躬作答伯爵者皓髮而朱顏體幹雄偉雖春秋已富而器宇昂藏舉措豐

鑠不亞少壯。既入室賓客盈庭。香露撲鼻。珠光鬢影與電俱輝。猛聞鼓掌雷動。歡聲滿室。琴韻笙歌洋洋盈耳。少選樂止。伯爵挺立人叢中。介紹予等於家人戚友前。延座寒暄。禮誼優渥。予運盡耳目口鼻以供應酬。都不足用。祇覺耳聾。目眩舌結。鼻促左右。旋轉如癱人至科夫人如何。予不復能兼顧。但意其與予同也。既而晚餐具矣。山海珍羞百花醇醴雅然并陳。觸人都醉。予兀坐科夫人側。陽飲食。在夢中食畢。自由散步。衆客各事其事。穿花蛱蝶似無此嘉賓樂也。俄然鐘聲振耳。主人傳令作跳舞戲。士女結隊翩躚出花團錦簇。環珮鏗鏘。琴韻足音。節拍畢合。極盡少年能事。余支頤旁坐。倏覺一纖纖女手。按手。急旋顧見。一風華絕代之麗人。亭亭玉立。碧眼蕩漾。秋水盈盈。赤髮低垂。金絲縷。纓肌膚皎潔。冰雪讓其晶瑩體態苗條。桃李遜其嬌艷。道韞風流不愧大家閨秀。蓋伯爵之女公子占利安美麗也。嫣然悄語曰。嘉棣姑娘今夕有緣。甚風吹到此。玉趾臨蒞。蓬華輝生矣。敢請撥些餘晷。作促膝談藉。抒積悃儂寡。

交向未識荆頃由家君介紹得搃芳儀樂且無極不揣猥瑣竊擬屈姑娘爲閨
中密友未識能徇儂請不加擯棄否耳余此時已艷其貌復醉其言昬目凝視
不少瞬愛也妒也崇拜也渾不自審竟忘置答渠見予啞然且覺予視線畢萃
其面乃復笑曰儂面豈有異乎何勞賞鑑煞費精神也予至此驚地驚覺覩然
答曰冒瀆無禮唐突西施願曲宥其罪咎雖然塵世間如姑娘之嬌艷奪神者
誠不數數覩予虛生十八秋洵此度初睹天孫眼福眞不淺耳曰然耶譽之過
當令人愧頰死然儂頃所謂欲屈姑娘爲密友者蓋愛汝溫純忠厚血性之熱
遠邁他入遇事必堪寄託儂非皮相者自信所揣爲不虛私衷希冀其許之乎

囁嘉棣姑娘乎現在有秘密要事迫欲舉以託卿願無諉

予聞言愕然目光益匯其臉面不期然而答曰小姐有所託舉予力能辦到者
必幹之無辭渠見予不却色然喜攜予手離跳舞場行時拳拳致詞曰請卽從
室左長街小門出弗爲人見出後直趨郊原森林間循谿徑迤邐入深處當見

千年古樹一體幹半枯中空而成穴。伸手入探一索必得小絲囊乞秘藏歸而授儂。固知囊中別無長物。不過有數函件耳。願毋訝爲怪異也。予復歛然允之。美麗緊握予手。意殊感激。有間復曰：儂實迫處此不能自行。顧恐稍離此地者。將動家人賓客之疑。臧獲廝養葺不肖。又復雖靠濃爲此事。煞費斟酌。不圖姊姊快人三數語間。卽季諾鼎助殊令人級佩。弗諉言下歎歎色聲淒愴。一俛首淚絲披頰似感極而藉紓奇痛者。繼復曰：夜深矣。玉屑霏霏未識此行怯寒否。予答曰：否。身御羊裘厚盈寸。足以自攝。請釋念矧是間途徑。予頗記憶。逕行直往。一得卽返。當不辱命。萬勿鰥鰥過慮也。美麗曰：感甚。感甚。記須秘。事。事。慎無令人知。歸來時一面直入。予寢室隨指示方位。曰：請置枕邊。玉匣中事。歲。歲。纏道室右。入廳事。賓客前耳目。衆多無庸明以相告。但持紅花一朵。以示意斯得矣。予此際旣爲渠愛。力所吸引。不知所對。慨然曰：唯。唯。五分鐘後。予將命往。長空絮舞。月影稀微。予膽豪固。無所懼。踏雪穿林。腐葉沒脰。衰草離離。掠人衣。

袂比近路奇滑。幾仆者屢不數。武卽深入叢莽中。翹首直望。果見古橡一株。高可拂雲。殆千百年遺物。樹根空洞。廓可容身。余卽凝眸四顧。見寂無人影。卽挽袖探手入內。覽有物觸指如綿。出視之。果爲小絲囊。製法極精細。予不暇審。玩速納懷中。迅步返順於園外。採紅花數朵。由原門入。迴行過客堂。時來賓跳舞。已罷。人人均有倦意。正環繞美麗閒坐。作長談。予撚花微笑示意。美麗見之亦粲然相答。心電交互。託茲解語而座中士女怡怡絕無一人解識。此中秘竇也。

第二章

夜向午。賓客次第扶醉歸。祇留予輩未行。蓋伯爵府第已備下榻處也。未睡前。科夫人忽耳語予曰。嘉棣止吾與汝言。余應曰。請稍待。予旋去。卽來。乃急足往。美麗寢室見渠。愀然默坐。手持小絲囊。忽忽如有所思。驀見予入。卽謂曰。頃間事殊勞玉趾跋涉。儂銘刻心版。不知所謝。言時聲顫而色惡。知渠抱無限苦情。不堪掬以示人也。繼忽起吻予額。曰。取此囊時。確無人見耶。余曰。無所見者。惟

白雪枯枝蒼松古橡而已渠聞言色略舒與予握手道晚安予察渠精神疲憊未便多言立卽興辭而出往就科士雅夫人夫人正欹倚貴妃牀上假寐以俟覺予至卽坐起相告曰小友嘉棣汝賦性靈敏而機警善窺人隱予所夙諳欲商榷一緊切問題願汝仔細決之言下指最近一椅曰汝且坐聆吾言予卽移座其右夫人乃細語徐徐曰汝知古利安伯爵產業所自來乎其土地之廣博環抱不下數百里巨廈綿延棟宇相望田疇苑囿極目無垠是皆富貴人家不動產也其餘浮款珍寶統貯銀行計其年息坐收二百萬金有奇亦云富矣然此皆非祖父之貽特其胞兄箇人遺產舉以畀之耳其兄病亟時所立遺囑至奇特中有云若古利安死則此產業全歸姪女美麗承接但須美麗廿五歲前于歸此遺囑始生效力否則原約取消偌大家財均贈遠親和利管業云云老而鰥者終其身無兒女家庭之樂故鍾愛之情全注美麗一身撫之如己出余聞言輒然曰不愧爲奇特囑書也原旨所在夫人能懸揣否曰伯爵之兄固

泊彌留時猶殷殷屬望其青年出閣早獲所天是約也實愛之深故爲策勵之詞者也究不出人老思傳之普通性希望家族蕃衍無宗祧式微之歎而已詎意屈指至今美麗年華已二十有一竟毫無婚嫁意伯爵因此不禁憂心悄悄旣風示此意者比比矣

予問曰美麗小姐何所爲而不嫁曰此問題除美麗個人外恐非他人所能作答也余與伯爵忝屬葭莩親休戚相關未忍嘿爾而息不能不以此事置吾心坎嘉棣乎吾五內焦急計算有日矣此際特與汝磋商知汝必不負吾託嗣後勗汝時與美麗親藉得渠歡悅激發其適當之情竇解慰其無謂之愁煩務以誘掖法門吸引其及時承受遺產之意美麗愛汝自能掬肺腑以相示苟能操刀中肯於年內解決婚嫁問題則培國之富不至墊伯爵後嗣而他徙微特伯爵感激無地卽老身之啣結亦無盡期到那時汝之功德無量逾於興滅繼絕酬庸之價值此生將吃著不盡矣余聽之久心急耳熱迅攬言曰否否是不

能予自信無此能力姑勿論予生就薄福相不敢妄希厚賚重折吾福卽有之而現在貧富貴賤之界線判若鴻溝何從操筭心之鑰恣予詞騁萬一話不投機逢彼之怒是取辱之道耳不徒償伯爵家事辜負了夫人一番心血耶夫人大笑曰多心哉嘉棣也老身反復思之能膺此重任者惟汝好自爲之決無礙汝智識特達具應變才迥非庸常女子可幾及但能相時而動見機而作必得手雖曰事成在天而謀出萬全者則人定亦可勝天爲人謀而忠上帝福汝矣予聽至此腦汁幾裂壳而出諸之非是不諾之亦非是乃躍起盤旋室中久久不敢應夫人覩予面不旋睇乃復曰居吾語汝汝初訂交美麗或未悉渠素常品格與旨趣之所趨向卽老身亦未嘗揭檠以相示其未敢倉卒謬許也又何足怪頃吾決意將美麗男女交際事略示一二供汝尋味定能胸有成竹縱橫如意不至再爲趨趄怯志也

分軒輕有壻。如此亦復不惡。他日者坦腹東牀。牽絲繡幕。以老身思之。二者必居一於此。汝如許任塞修者固不可不一悉其姓氏。吾且舉以示汝。一爲鴉葛。子爵美少年也。長短肥瘠適稱體。其溫文俊灑飄飄欲僊之神態。女兒輩見之。雖不擲菓亦必鍾情。一卽那文上將偉丈夫也。富膂力優韜略。吾國干城之選。其赳赳桓桓之氣概不可一世。以吾私意卜之。那文猶強人意。顧其前程萬里。不可限量。初不假先人襲蔭。始能自立耳。雖然美麗殊倔強而不情。竟爾眼底無人落落難合。予曰得無渠別有意中人耶。曰據老身所知。殊未必尋復細語。曰美麗誠乖僻。不亟亟於二者中。決擇其一。未識具何肺腸。欲得風流快婿耶。則鴉子爵美且都兩美。相遭自不愧佳人才子。欲得豪傑耶。則衛國英雄武弁。則鴉子爵美。且都兩美。相遭自不愧佳人才子。欲得豪傑耶。則衛國英雄武弁。中首屈一指者。又莫那上將若。至於身家之貧富。經濟之豐歉。吾知非渠所介。懷顧渠承此千萬遺產。已自饜足。無須斷注。意金錢也。嘻嘉棣。此撮合山殊崎嶇。非汝莫陟。美麗頃間實語。余謂渠至愛汝。嘗有閨閣密友之約。然乎。予領。

之夫人續曰因此故老身預知汝二人必能肝膽畢照相印以心則契合無間之餘言聽計從亦意中事願汝相機利導俾得早定求凰之計目的達矣予遲遲答曰今與夫人約恣予自由行事不以日月限予許竭盡駑駘以副夫人意夫人起立撫予肩曰善哉善哉固知汝巾幘而鬚眉者能急人急也否則美麗年齡忽忽將逾廿五而好逑未賦已屆標梅富貴繁華恐眞奪戶而出則伯爵半條老命將爲渠斷送一副老骨頭當爲渠活葬矣噫吁嘉棣乎曾亦知伯爵已全心託汝乎予駭曰信託我耶忽遲疑曰予於美麗祇咐夫人驥尾結一面緣耳究之兩家羞答答何能遽談婚嫁事科夫人聞予言似厭予贅狀極不耐曰適言已罄胡再絮煩汝果允爲伯爵家謀幸福者盍取決可否權屬汝余弗强也言畢顧予話晚安一回首卽曼聲低唱曰爲子爲孫多累贅無兒無女自神仙謝上帝賜未亡人享茲清福也予邑呂返臥室竟夕莫能成寐蓋頃間事激刺予腦太甚手把悶葫蘆竟無從

參透其中。竊竅因而輾轉。反側心緒。無一息寧。一貶眼間。東方已白。急披衣起。而爐火熊熊。逾宿未息。審之知僕婦早起添薪。予未覺也。盥沐畢。早餐已具。予與主人及科夫人祝早安後。相將入席。除伯爵父女外。賓客有二訊之卽鴉葛子爵那文上將也。食間予殷然注意二人。覘渠等耳目口鼻心皆爲獻媚美麗之具。幾如造化主賦此五官特爲男女交際用者。不禁曂笑。餐已。伯爵約予等同赴禮拜堂作聖誕紀念禱告。見美麗父子至虔篤。其殷憂所鑄之臉面。時一舒放禮畢。放步苑囿外。瀏覽風景。是日天朗氣清。晴爽宜人。遠黛中積雪未解。輕抹如畫。疎林點滴古柏挺秀。雖冒嚴寒。尙留傲兀態。予等遙瞻近挹。靡不適意。因作竟日遊憇而歸。時既夕照。崦嵫紅霞。絢彩炊烟。縷縷乘風繞林際。倦鳥啁啾不已。而伯爵府第已備晚餐。待候矣。席上男女歡盡。羨此日之遊樂也。賓主舉杯相慶。祝頤此良辰美景。誠足恣人行樂。而猶那二子尤快。愉瓦運柔媚手腕。博美麗歡。予旁矚無疎懈。深悉三人肺腑之不同。覺美麗對二子之感。

情殊無眞際。雖則憨笑流波，天眞爛熳。而目聽眉語，間實強裝。一副假面具，調其中固愁腸百結，味比黃連苦也。

第三章

予等居伯爵府，駒光如駛，瞬息一星期。鎮日無事，惟伴美麗與鴉葛那文二子相過從。或手談，或鼓琴歌唱，極盡人間樂事。然細察美麗之舉動，於鴉那段誠不可及。予雖相處未久，然留意偵察，鴉那二人中當以鴉葛爲優。顧其才識超邁，性質敦厚，彬彬然不愧貴胄學界中名士。與美麗相匹偶，可謂得人惜美。麗淡然無眷戀心，令予茫茫如墜十里霧。某日侵晨，伯爵顧予曰：「嘉棣姑娘明日科士雅夫人賦歸矣。小女自謂摯愛汝，不欲汝隨夫人去。決此後，結爲閨侶，藉慰勞獨蓋渠性好動，不甘枯寂也。未識姑娘同意否？」予聆言，喜極不可言狀。顧予定意明春辭科夫人，而他適自爾夕。

許諾夫人後正得藉此機廁身伯爵府順以謀取此家秘事之究竟以解狐疑或能憑此三寸不爛舌裨補美麗終身事是此機緣洵爲公私兩便因鞠躬諾之伯爵見予許可意欣慰微笑而行予此後常駐伯爵府興居至適美麗父子家人咸暱予感情日深相見殊恨晚而尤爲伯爵所倚信居久之覺伯爵憂患與日俱深毫無生人樂趣知其爲美麗婚事如受伐命之創大可以促其年壽每於無可奈何之際輒咨嗟太息絮向予言予司空見慣習成自然知此事大有秘密也一日伯爵愀然對予曰嘉棣姑娘寢假小女仍無婚嫁意則吾此生坐鎮千萬金鏹之良產廣廈將易姓氏或且於老拙死前親見他人入室矣吾胡能忍然吾腦瘁而血竭畢竟一籌莫展奈何姑娘慈善人不一借箸寧甘坐視不救耶老夫嘗屬意鴉葛君愛其才貌雙擅決欲以美麗諧茲伉儷奈渠強項不恤吾言吾重思之能於小女前作蘇張者厥爲汝渠愛汝出諸心坎汝言當有效也予知無可諉尤

之。且極力慰伯爵無事過悲感。

予與伯爵相處久不意中又發覺伯爵壯年時曾經一場巨大苦惱事讀予書者將於後文見之而美麗與予相交以誠無異手足惜其言笑間屢屢和心苦惱相屏出父子如一轍似此家咸具多愁病爲天賦之特別遺傳性者予每借機逆探美麗心目中情人之所在欲以覆伯爵奈渠諱莫如深終緘口不道隻字卽偶爾談及締婚事渠卽亂攬他語一似極不願聞婚姻二字也某夜暇豫無事相與坐談美麗忽無意中道及家世予卽乘機牽引鴉葛子爵事滔滔羨譽不絕口末後盛稱其才爲閥閱人家不可多得之人物渠聞言狂笑曰汝年僅及笄曷嘗見許多才子世界寥廓豈除鴉葛外別無才子耶予迅答曰雖然予敢信鴉葛之學識卓犖賦性誠實人世間實無其匹女子身能配此可人兒可謂幸福無疆耳渠聞言紅潮上頰目射奇光曰觀於海者難爲水儂豈無情之塊然死物耶顧予視覺特別不以貌取人誠告汝儂識一人其才

德。自。非。鴟。葛。所。敢。望。其。肩。背。卽。其。品。貌。亦。非。汝。所。能。夢。想。者。也。予。聞。言。始。知。渠。果。有。意。中。人。且。深。服。其。用。情。之。專。不。以。先。後。境。遇。易。其。志。而。向。日。之。疑。團。頓。釋。此。後。惟。注。意。刺。取。其。情。人。爲。誰。與。其。生。平。苦。惱。所。自。來。

正月七日值美麗二十二週生辰伯爵府大張筵席慶宴親朋富貴家之奢侈戚友輩之逢迎予都未暇筆述惟是早伯爵特親贈紅寶石手鍤一副與美麗奇光燁燁射人眼目美麗喜踊如幼稚嫣然謂予曰嘉棣家君貺此無價寶未識今日當御何式禮服得以觀此寶鍤而無愧儂欲趁機娛老親要排場作老萊舞也汝素稱解人盍爲儂決擇之言畢挽予入更衣室啓衣篋光怪陸離如入波斯市目爲之炫予檢閱久乃擇紅玫瑰色貂裘一襲代披其身繼卽代穿紅寶石手鍤猩紅深淺相映如紫霞夕照黃昏乃能有此奇影裝畢益增嫵媚自伯爵以至賓客莫不啧啧歎美鼓掌者再是夕美麗異常愉悦談笑盡致均出至誠毫無矯飾態予訝之究無從索其心中之幽奧

是夕。予任。款接。投來報。往蹀躞。甚勞疲憊極矣。故於客散後。卽就寢。未暇。兼顧美麗事。翌日早起。知伯爵身不寧。適辰膳未能出。食堂。予與美麗岑寂相對。忽覺渠神色大異。不但絕無精彩。反覺眉黛雙瑣黯淡。中有悲怛意。身雖在座。而心神飛越。如出軀壳。予駭疑極。百思不得解。忽聞美麗曰。人非各有心。心各有事者耶。汝見予面。非大異尋常耶。噫。可愛之嘉棣。予傷心矣。請入儂寢室一談。言下離座。攜手而行。已入室。渠卽靠窗斜坐。面向前牀。兀然注視。嘿嘿不作一語。惟時復歎息。牢騷不可名狀。一似忘覺呼。予談話者。

予旁坐。不敢問。悶損癡對者。約一句鐘。忽足音橐然。小婢奔告曰。門外一英武獵夫。以事欲謁伯爵。可否通報。美麗如夢乍覺。順口曰。命渠來會。余一顧盼間。猶夫入肅然道。早安。曰。予欲見老伯爵。曰。君欲晤伯爵耶。惜今晨偶沾微恙。未能延接。爲憾。倘有急件。祈示。余。余。伯爵女也。諸事儘能主持。摒擋獵者。聞言立解囊。出紅寶手鍤一隻。卽伯爵昨日所賜。亦予親手代爲穿帶者。隨聞獵人開

言曰是日昧爽余因獵兔曾入彼森林中無意中拾得此物知非尋常閨秀所能有因臆度必爲伯爵家人物故逕過尊府送還之也此際予覺美麗面色大變灰白青紫循環靡定全身震動如受電觸口欲言而舌强莫能成聲久久始克自制曰是……余物也怪得四覓不見昨日偶爾放步嘗抵是間泥濘未乾滑漣幾蹶不意此物竟破鉗而出遺失吾且不覺荷君道不拾遺俾儂失而復得感謝極矣但此事實儂疎忽萬一家君知之儂將大受譴責願君異日見面時無庸道及儂深叨君賜矣言畢強作微笑時予默坐其右見渠唇顫齒震測其心固躍躍然撞小鹿也獵夫聞言曰僕當謹如姑娘命請釋念言已鞠躬出轉思渠不爾者亦將無彌縫之術秘事且暴露究之渠失此鉗必於昨夜予就去後美麗仍枯坐如老僧予亦幾乎入定惟默念美麗素至誠今日乃能撤謊出林中究何爲者予搜索枯腸莫明其故正想入非非時瞥見美麗起立予前曰深

嘉棣凡汝所聞見間或隱奧不測汝能信予無他而不稍見疑耶予憬然應曰然予誠信小姐固無所猜疑也渠乃仰天太息曰噫我誠苦矣願世人無一似予煩惱者

第四章

美麗生辰後光陰荏苒倏忽五日矣凡人於謙會熱鬧之餘忽入寧靜境地便覺不慣矧伯爵府室廣人稀愈形闇淡予度日如年初不料身居爵府乃竟寂寥如禪棲也雖然予之視美麗日久而益覺其親愛伯爵待予一本和藹慈祥不稍見外間嘗聞渠自歎曰婦人而艷冶蛇之螯也少年男子心動輒被傷可畏已予頓聞此語至不平迄今思之伯爵固有所因而出諸言也某日予與美麗談及婦人衣飾之時裝美麗自謂書樓中有詳論各國服式之專書挈予同往查閱比至則左圖右史四宇牙籤縹帙湘囊充庭壓架身廁其中如坐擁百城樂渝南面況芸香蘭氣沁人脾胃欲熏欲摘恣我耕鋤蓋伯爵

齋中瑣環也。予性癖詩畫，乃循標揭之序而覓之，順檢一冊，翻閱見卷面書。尼雲之名筆意端好，予覺此名字殊新穎，口誦者再美麗，正瀏覽卷籍，忽聞予誦此名，卽趨予旁見予手把畫冊急奪之，面變色曰：汝汝汝何處發見此物？能於藏書樓得此書，實出余意外。言時急摺置囊中，恐予再見，繼而曰：幸吾父未見此冊，見之不知若何淒愴也。言已，俯首自語喃喃不可辨。予至此益驚愕，未悉庇尼雲究爲誰，何以居此數月，未嘗一見其人，且從未一聆其名也。

予腦海潮汐，撲索迷離，意緒惡劣，立起出書樓，適與女管家林羅氏相遇，手持鎖鑰一束，將往廁視樓下各閒室，邀予同往。予諾之，見各房闌寂無人寢處，後入其一，知爲存貯零星家私什物者。林羅氏往啓窗，疎通空氣，予趁光舉目，笑靨中偏流露哀減顏色，予見而訝之，因凝視不瞬，魂靈兒都入畫中，欲讚美之，耶？不知從何說起，顧其窈窕傾城誠足讚羨，疑而哀之耶？又不敢稍萌此念，而

其眉目間之悲鬱愁結。又誠可哀而可疑。予佇視久不能耐。急訊林羅氏曰。此美貌女郎誰耶。如許可人兒我見猶憐。個男兒能不羨煞。乃不懸於高堂粉壁。中而棄置此廢室內。何也。

羅氏方搜覓物事。聞予問迅回顧。見予注視此相。忽驚號曰。吁嘉棣姑娘幸勿妄動。請趣離此室。無重予眚。隨聞渠自責曰。引若來斯是余咎也。何疎忽乃爾。旋復促予出。曰。懇勿告人。謂予曾引汝入此室。見斯相也。予諾之。曰。可。但此女郎何名。請卽示予。曰。此底尼雲小照也。若伯爵聞。予告汝此名。將立驅予出。絕吾瞰飯地矣。予聞之不覺絕倒。而疑竇益深。姑允其請。渠心始慰。予亦行警見此室。另有一戶斜通別室。予意趁機入內一覽。力推戶不能動。顧已下鍵也。予回曬羅氏曰。此室可否啓視。渠聞予問。目稜稜睨予久之。搖首曰。啓此門耶。啓此門耶。否。吾不能且不敢也。誠告汝。此室將無復見生人之日。殆與世界同朽。吾信此家人無復闢此戶之望。予訝其言渾不解。其所謂轉疑。此府第樓止。

之主。若僕皆染神經病。乃曰汝言酷似夢囈。予無從索解。究之真諦如何。祈釋。
資揣測。三年前伯爵因拂意事。曾親手封閉此室。並將門鑰擲深淵中。誓終身不
再入。予聞局之大奇。豈伯爵家中有秘異怪物。鎖置其內耶。曰恕。予不能告。顧
僕役無洩漏。主人秘事之理。予聞言極讚其忠。

予離此室後。腦潮起伏。默念美麗之無意婚嫁。豈與庇尼雲有密切關係者耶。
然庇尼雲爲誰生人歟。抑已物化之枯骨歟。噫。予具此才智。豈終無破此悶蘆
之日哉。思及此。且自慰堅心耐性。以俟機緣。翌晨天放早晴。伯爵小疾方行。
乘興挈美麗與予出東郊作汗漫遊。華蓋高車。三人共乘。遊罷浩然而返。路過葫
蘆之日久。傾圮正興工修葺。車不能逾。御者謂伯爵曰。此間路不通。過瘞葫。
馬達橋適斯橋。日久傾圮。正興工修葺。車不能逾。御者謂伯爵曰。此間路不通。
行不如繞道。歌蘭別墅路雖迢遞而坦蕩不亞。此間伯爵聞言忽瞪目怒聲曰。
如萬不獲。已須經歌蘭別墅者。吾亦無可如何也。已言畢。猛起閉車牖。恨恨之曰。
已言畢。猛起閉車牖。恨恨之曰。

聲不絕。予奇其無端逞怒。疑爲風魔。蓋予數月來未嘗見伯爵有此形色者。偶回顧。美麗身倚車座面赤身顫。如中寒氣。三人相對默然。只聽輪聲隆隆蹄聲得得而已。未幾經一華麗廣舍巍然冲霄漢。予心艷羨。噴讚賞之詞不禁衝口而出。顧伯爵曰。巨哉室也。構造一何軒華點綴一何精緻。誰主之耶。伯爵聆予言。悻悻然起。伸手握拳擊指。該屋而詈。曰。此卽所謂哥蘭別墅爲老夫誓不兩立之仇人家室也。美麗於此際急起立攀其父之手。曰。父歟何必自尋煩惱。父性曠達。豈不欲世界有和平幸福耶。請息雷霆之怒。毋令兒再聞斯惡聲。伯爵曰。否。否。父實無可忍此仇。若不能報。雖死亦不瞑目也。美麗聞言掩耳不置答。趺坐予旁。緊閉其目。車行絕迅。俄抵伯爵府下。車時伯爵謂予曰。嘉棣歟。世間之所謂窮凶極惡者。無如於若而人。誠老夫生平切齒仇也。其中傷予心猶甚。於刺。予刃其罪孽深重。想上帝亦不之容。寢假渠有日將成餓莩於生死交關時。哀余賑救。老夫恨。

極誓不以饅首之餘屑給之。余樂觀其輾轉填溝壑也。嗚呼噫吁。狼虎哉若人忍心哉若人。

是夕鴉葛子爵造府辭行。謂將往美洲遊學。借資閱歷。未別前重向美麗懇摯求婚。惜美麗鐵石心腸。鴉葛癡情終成畫餅耳。

一日飯後。予聞伯爵謂美麗曰。愛女乎。汝若不許婚。鴉葛子爵則貧窶之境立見。老父將晚景蒼涼悲哀就木矣。汝心何忍。美麗含涕慰之曰。兒誓終身爲孝順之女。盡吾能力以娛老。親務令所生快愉。但欲兒締婚鴉葛事兒實難。承旨婚姻自主。禮教所許。父愛兒必不忍行專制。強其所難耳。父歟萬勿爲兒前程憂。貧賤富貴兒都勘破。無芥蒂。上帝鑒兒心雖死。決不奪志也。伯爵聞言老淚汪洋掩面太息。美麗亦涕泗滂沱。撫膺嗚咽。古柏霜融。梨花雨灑。正爲渠父子傷心寫照也。鴉葛未赴輪前。數句鐘流連伯爵府。最後亦與予握手。別臨去時。嘗向予作傷心語曰。行作小別。後會有期。三疊陽關。莫向愁人詠也。顧彼姝者。子余。

所心愛。倘渠一日不歸。余寧畢世鰥居。斷不曳情他注。云云。予思其言殊可憐。一轉念。又誠可笑。但點首示意。蓋預知鴉子爵妄想徒勞。雖操女媧五色石。終難彌補。此無情闕憾天也。

第五章

兔走烏飛。倏忽又過數月。而伯爵府中之疑網。仍張。予意中一個破題兒。猶高懸未解。庇尼雲之名。無日不縛。予腦刺予耳。美艷絕倫。之肖相。無時不活現。予眼前永遠封閉之密室。無刻不掛予心坎。夫之數者。皆人家秘密。何涉於予。予原毫無過問之權力。奈予終不能恝置。屢欲質之美麗。又格於禮節。不敢問。蓋諜人秘事實爲不道德之舉動。稍具人格者。必引爲最恥辱。況美麗愛予若同胞。何忍復挑其痛哉。

予與伯爵。誼同父子。靜中輒爲渠家事憂。視伯爵煩惱。日深。形容憔悴。心惦不已。而美麗雖苦。情愁緒尤甚。其父然少年。身差能支撐。故嬌艷之態。無稍減。

韶華逝水。一刹那。又春往夏來。綠肥紅瘦矣。自鴉葛外出後。那文上將子身過從其用情之專在他。人以爲名。登鴛譜。直指顧間事耳。孰意葵萼有心而西風無意。赳赳武夫仍舊作奈何天。幻夢也。嘻嘻紅葉不流藍田難。種如鴉那二子之終呼負負者。世界上何不幸有斯人。

一夕大氣炎酷。府中暑溽如蒸。雖頻揮羽扇。而汗出不已。予等因出苑外納涼。趺坐花叢亭上。時園中芬芳競秀。奇香沁神。清風款款。拂人衣袂。令人樂而忘寢。忽覺美麗異常。忻暢知有可乘之機。乃開口談鴉葛遊學事。借資感觸。美麗聞言莞爾。向予曰。噫。予預知汝言中趣矣。汝非殷殷爲鴉葛求婚事。榮涸互。聞汝審之矣。美麗曰。然。儂知之渠愛儂。儂亦敬伊。奈儂有迫不得已者在。萬難許。伊婚伊實。愛以終身。何吁。摯友嘉棣乎。誠告汝。儂心目中固有一人也。予笑曰。所謂一人者。非那文耶。曰否。否。儂所愛爲人中傑。其資格之高尙。非片言所得形容。其品

學之純粹。非楮墨所能描寫。伊人爲誰。卽余父所謂勢不兩立。切齒仇也。予急曰。豈卽歌蘭別墅之主人耶。曰然。其名吉甫。言時淚和聲下。繼復曰。嘉棣歟。儂弗再隱矣。且將儂往事。覲縷。傾示俾悉。吾命之不猶。吾心之憤懣數年來。吾靈魂都不自附。久已。擘分二截。半屬吾父。半屬吾心愛之人。吾鍾愛吉甫。吾來日之福樂實隸渠。一身吾生僅十有八。已屬意渠。願畢生奉箕箒。誓一息尚存。不渝厥志。惜乎吾天性又至愛吾父。必欲全吾孝德。萬不忍忤。父意以遂。吾私吾日來思念。往復而九迴。腸寸寸斷。一片心。星星碎矣。奈何。奈何。噫。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知心如汝。聆吾言。當必了然。於吾之食不甘味。臥不寧。寢之故矣。儂既不能抉棄心坎中之所愛。又不敢重違嚴命。以傷父心。長此。抑不能告人。嗚呼。我誠苦矣。不識將何以自處。上帝歟其憐我。言下復歎。旋顧予曰。嘻。世間快樂之希望。殆已。擯吾遠去。所有者。死後之安息。陰府之寧。或靜寂俟。吾承受而已。言已。號泣痛不欲生。久之。復言曰。嘉棣汝爲吾獨得。

之愛。友惜吾心痛。怛不堪。掬以相示。汝視吾每强作歡笑。實則吾嘻笑。一聲吾心便摻碎一次耳。嗟乎。日光之於吾燦爛者殊黯然。花香之於吾馥郁者殊澹然。吾今覲顏揭吾家之秘史。欲汝洞識其底蘊。庶能諒吾苦衷。不加白眼。六年。前之伯爵府第。絜之今日。相異殊隔天壤。汝知之乎。請靜坐。恣吾口述。家君少壯時。嘗鍾情絕世美婦。庇尼蓮嗣因中道梗阻。未能締婚。不數載。乃耦吾母。儂生五齡。慈母卽見背。而其時庇尼蓮亦另有所天然所適。匪人無半點家庭樂。頻年哀怨。生趣闕然。洎吾母謝世。三年渠亦賚恨以沒。彌留時。曾將七齡女兒。名庇尼雲。託家君撫育。家君愛之如己出。儂亦眷之如胞妹。猶憶吾父挈渠歸來之日。其聲音顏色誠愛煞人。一笑一顰。靡不銷魂奪魄。畢肖其母。自渠來後。儂家大有樂趣。儂飲食與共服飾。一色兩小。無猜情逾骨肉。鶯鶯燕燕。彷彿腹子。亦顧命時託吾父鞠養者。其名亨利。想汝居此。有日亦當聞家人歷道。其遺攀。

名矣。

享利與余雖爲中表其年齡較余亦稍長然余自問於渠實不能稍萌情愛渠縱事事博余歡余祇虛與委蛇而已渠才僅中人性復靡定碌碌無所短長顧家君頗愛之但方之庇尼雲則多遜耳日者家君嘗告余謂他日庇尼雲結縭時當贈以厚重粧奩云美麗說至此忽小作停頓泣且哀嗚咽言曰余十六歲時吉甫初由法國卒業歸芳鄰櫛比締交綦易故稍暇輒過我作促膝談文字姻緣結久彌密憶渠初覲余時猶羞澀作稚子態嗣乃相見以誠且作終身比翼想吾不期亦色授魂與如磁吸鐵情之所鍾益覺心心相印一似上帝造余卽假吉甫一枝骨以鼓鑄因而蛛絲蠶繭余二人竟受牢縛永永莫能解脫未幾吉甫開口向余訂婚余慨然許之且以示吾父父聞之擊掌極端贊許且謂俟余十九春便諧秦晉初不料中道際罡風也自爾日起微論隆冬暑夏吉甫必昕夕週旋余左右家君之愛敬亦日篤老少晤言一室春氣泊今其笑言舉

動之音容猶嚙貫吾耳悠悠警吾腦也。迨吾年十七表兄亨利往鄰省經理產業吉甫亦同時因事作旅行計此別須經年乃能把晤吾生平怕聽風笛一旦長亭折柳低唱驪歌分袂者正吾心上人何復能耐其別淚汪汪離情耿耿自不讓江淹南浦孰意事有湊巧亨利之行與吉甫雖非同路而話別竟同一日吾家驟減二少年踪跡因之頓形蕭索而伯爵府從此多事矣吾猶記庇尼雲於亨吉二人未去前一月曾以吉甫是否鍾情於余爲問余答之無稍諱越日渠復問亨利與余是否有情愛余搖首曰否否余無意於彼彼亦無心於我者也渠聞言注目磼視不少瞬其眼光炯炯如洞吾心繼忽愀然曰美麗愛姊胡見汝者輒生愛戀汝究操何術者言下俯首歎息余愕然答曰輒愛余耶夫少年用情有真有僞女子身稍一不察將爲所愚則貽害終生噬臍莫及不可不慎也愚意愛我者無啻數十百惟吾且鎮靜運吾慧目以辨別其用情之真僞情之眞者加吾身則吾愛電固至便二

者相觸不期然而天然翕合矣渠聆余言淚乃溢眶而出余乍覩此狀意乃大疑默念此美貌女郎胡爾爾豈頃間吾言不慎觸渠隱痛

至生憤激故現此牢騷態耶

六月二十爲吉甫與亨利別離之日午間同入膳堂作家庭祖餞惟庇尼雲未入座詢之知偶攖採薪不可以風鎮日坐臥繡闌未嘗出門限一步入夜七句鐘晚膳已備庇尼雲仍未赴席余心繫不釋乃往叩之見其內鍵寂無應者余婢適至告余曰庇姑娘想經甜睡矣頃間來此渠自謂頭痛思及早寢處毋相擾云余信之乃行是日下午余父因要公外出返時日已暮矣而一心注念庇尼雲見余卽詢渠病狀余以已經安寢告時闔府上下人等渾不疑有意外事發見也次日黎明余婢告余謂庇尼雲室依舊嚴局絕無動靜余意渠仍在

黑甜鄉裡不稍介意

比屆晨餐庇尼雲仍未起余父立命小婢賚可口之物賜渠去未久小婢倉皇

奔返謂雖力叩室門終不聞庇姑娘聲息云余駭甚趣走視立戶外手撼而口呼之闌寂如昨日乃猛推之鑊牢且固倉卒未能關心急氣喘迅命婢子請吾父來父食未竟乍聞惡耗色陡變手顫叉墜一碟躍起蹶几跌尋丈踉蹌奔來左鎚右鑿費半小時許僅能毀門而入已入遍室踪迹之不見庇尼雲在而陳設井井一仍其舊不見絲毫棼亂狀及觀榻右粧台則貴重珍飾一一俱蛻下舉吾父所賜完全無失爾時吾家已爲愁雲所掩閨府驚慌失措不復思飲啖而於吾父爲尤甚左右盤旋如失常性但自謂庇尼雲決無私奔事其失踪必另有故乃引吭猛叫曰可愛之庇尼雲汝何往汝必遭意外變故無疑矣忽又向余呼曰渠必遁地中抑失足溺池中或且爲人戕殺矣噫是……嘉棣乎吾父之慘惻殊可憚語無倫次昏瞽如瘋癲口呼庇尼雲之名不絕似尋常人一旦失其親生獨子而悲怛情形萬不及吾父之痛且切也是夜僨騎四出吾父亦跋涉宵征郊原苑囿中之一草一木爲家人雜踏殆遍

極而至於山之巔水之涯靡不窮搜邃括并許能得庇尼雲者雖百萬金賞賚無稍吝惜乎日復一日杳無朕兆余父因此哀慟過情腦力不堪任受忽忽如有有所失無論晨夕頻頻浩歎曰噫吾失庇尼蓮之女矣吾失護衛之責負咎重矣

已而醫士之術已窮戚友之策亦盡無人能警覺之慰藉之數日間且全失飲食安息思想之靈覺矣

斯時旁觀者議論騰沸信口雌黃甚而謂庇尼雲之失踪不先不後適在吉甫亨利別離之日則二子之形跡可疑均難置於潔身之列不可不留心伺察云云吾父聞之益暴躁不可遏申申詈曰有敢再捏讐言涉疑吉亨二人者老夫當力掌其頰鼠輩無識動輒敗人名譽誠有目無珠耳夫吉亨二少年清白無瑕玷其令人敬愛處老夫知之審且能力證其誠實豈容悠悠之口恣意誣謗哉未久亨利吉甫得余父函悉庇尼雲失踪事均有長函致慰吾父并願擔任

尋覓雖赴湯蹈火不敢辭云吾父讀之極讚二子之勇敢繼而歎曰余恐庇尼雲久已命赴泉台矣吾心愛庇尼蓮之女豈尙在人間耶從此吾父之痛苦似稍稍殺儂心竊慰頻以快愉之言承其歡

數月後庇尼雲之踪跡仍飄渺余常接吉甫信知其心與余同蓋渠除駭異可憐與感慨外尤拳拳注意偵測庇尼雲之下落但于亨利之來函則大不然今日一短札謂某甲可疑明日一長篇又謂某乙不可靠東糊西指徒令人棼起疑竇滋生恶感而已

及初冬氣候肅殺余父以積鬱不舒日形頓喪而余家亦從此更無寧謐之日每際風雨鷄鳴之夜簷牙滴瀝林木瀟淅余父輒輾轉不寐坐以待旦仰天長嘯曰我之庇尼雲何在魂兮魂兮其冒雨歸來乎老夫苦命豈無再親爾額之日乎汝果被人謀殺者魂而有靈宜夢示兇手之所在復仇之責老夫儘能任之既而悲哭淒惻高聲喚余曰美麗美麗庇尼雲何往嗣復喃呢自語細碎不任

可聞察其情形殷憂猶未減吁吾可敬可愛之父殆真狂易矣

某夜風雪正急寒冽砭肌余伴余父圍爐而坐讀報紙講故事以解家君愁緒
余方萃神朗誦新聞一節忽聞郊野中有異聲猛觸耳鼓余血驟沸悚然若有
奇感因亟推窗瞭望適淡月爲密雲籠罩黯然如墨茫無所覩異聲亦不復聞
乃閉牖歸座數分鐘後復聞苑外呻吟聲淒慘可怖余父聞之推座踊起如觸
電余卽鼓勇執燈關戶出吾父緊少隨吾後跟聲尋跡因一時救人心切竟奪
吾恐懼之念去美麗言時目耿耿如鬼憑聳肩言曰吁嘉棣汝試猜吾父子何
所見爾時情景儂今思之猶覺股慄而髮悚
蓋所見者非他卽久已失跡之庇尼雲也蜷臥雪花中衣服透濕撫之全體已
殞而胸次略見微躍氣息僅屬吾父見此趣抱之走赴室內盡力救護雖慈母
之於愛子其急迫熨貼之情固遠遜吾父也
俄而名醫挾精細看護婦至矣凡人之所應爲者均次第做到惜乎受造之人

莫能與造化主抗衡。生命之權攝自上帝醫士。又何能違拗。有頃醫士呻氣佈告。謂渠已無復生存之望。顧其內部受凍過度。血管節節爆裂。以醫理測之。祇能稍延數句鐘殘喘耳。其與世長別之期不出明日也。

予父竟夜陪侍左右。未嘗寸步離其慈愛之眼光。注視庇尼雲面。無稍瞬。或時緊握其纖纖玉手。頻親其額。或如孩提之哭哀。躑躅房中。庇尼雲口暗舌矯。并無言語。祇能強瞪淚眼。盈盈旋睇。聊示感激之心而已。

次日醫士復臨診視。謂渠將先日落而辭世云。吾父聞言裂衣。摔髮扼腕。搥胸而號泣曰。天乎。我可愛可憐之小女。汝竟不能救歟。噫吾何顏以對庇尼蓮在天之靈。嗚呼悲哉。

午後庇尼雲忽而陽光返照。開口欲有言。吾父卽趨前執其手曰。愛兒何忍捨老夫而去。言未竟。聞渠喉際格格有聲。吾輩急俯耳聽之。微聞其言曰。渠逼我渠逼我。我實愛渠。我實愛渠。渠乃能逼我。余父聽至此。神搖色變。迅問曰。誰逼

汝者趣示我庇尼雲不答久之忽舉右手握余腕細語曰美麗美麗渠僞爲愛我實非也渠平日愛我我亦愛渠乃約余私奔余爲愛魔束縛憤憤不省竟懵然從之咦吾二人已結婚矣余二人固嘗決誓畢生甘苦與共矣……說至此氣甚促復力疾言曰渠禁吾勿與姊姊通音問恐姊覓我也我屢懇渠准我略草數行示吾平安渠終不允回憶月前偶因小睡渠忽反眼不相識謂我非其妻下逐客令我因此氣憤填膺立發狂刻日分手茫茫前路靡所適從惟記遍歷城郭市鎮村落見途卽趨飽受風霜跋涉凍餒交迫之痛苦而身外之辛勞萬不及吾寸心之淒愴余自分必死然吾終欲死於愛姊家略訴吾苦爰決計奔馳千里不以爲怯比至而羞赧之念橫互吾臆又恐伯爵與愛姊不吾恕久之風雪之力勝吾將死之軀知覺乃盡失至如何入此室處與愛姊父子重光把晤則吾不知矣

余父傾聽至此淚如泉湧衣袂濡霑余亦涕泗簌簌剎那間鮫綃數易矣有間
庇尼雲復顫聲語余曰吾親愛之姊姊歟吾已嫁矣彼將復來欲締婚於汝言未竟余父不禁大聲問曰彼爲誰速告我無隱庇尼雲漠不置答如不聞吾父言者續曰美麗姊彼將必復來圖娶汝渠雖擯余實至終愛渠他日相見時記須致意他毋忘我也余父狠狠復問曰彼奸狡匪徒得無吉甫耶庇尼雲聞吉甫之名一霎時面露異光睚目盼吾父極力曰吉說至此氣卽絕不復再聞其言

斯時吾父咆哮大叫曰吉甫耶然吾固疑吉甫矣鬼子敢爾可謂膽大於身奸險出人意外嗟乎人之無良至此其極吾愛女因之而死願恢恢天網無漏此兇人上帝公義亟施懲罰渠頃雖逍遙異域會須有日償吾愛兒命也言時引領呼天握拳恣擊余聆吾父言一字一刺心急拭淚前挽父臂正色止之曰父歟錯矣盛怒之餘弄大錯矣庇妹妹固未嘗言吉甫也余父忽聞吾

阻止之言怒目切齒執死者之手顧余曰誠告汝彼實爲吉甫吾知除吉甫外誰復向汝僞飾愛戀者頃間庇尼雲不嘗親口道其名字乎汝非重聽何充耳若不聞彼賺庇尼雲去旋棄之膽欲復來圖汝汝夢不省察豈真欲蹈庇尼雲覆轍耶渠非愛汝利汝多金耳汝顏厚乃左袒之眞不怕愧頰死噫視之視之此女目不瞑灼灼覘吾人雖死猶生固默許吾言矣余且泣且力爲吉甫辯奈吾父掩耳不聽不獲已哀懇曰父已不兒信肯任其人自爲剖辯歟余父卽忿然答曰可吾聽其自辯渠罪不容於死雖巧辯烏能狡卸吁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吾一時昏髦溺愛不明養虎爲患致鑄此大錯老娘子倒綑孩兒亦復何說諺云人不可以貌取然嗣後吾長一智矣嗚呼如吉甫者乃敢人面而獸心殊非老夫所能夢到小妮子不識羞尙敢於父前曉曉喋喋爲情郎作無恥之辯護是誠何心哉適間庇尼雲絕命詞中所說彼字必亨利與吉甫二人中之一然證其最後一吉字非吉甫誰耶余今且立召彼二人知機必不

敢違吾旨渠果造此重孽者到其時天良未喪必動憐惜心察言觀色吾得以死無可質證得以自由抵賴或且私衷慶幸孰意庇尼雲已道其名字老夫能洞燭其奸不再受渠朦蔽時機一至看天公雪吾愛女冤也

是夕余父果發二緘一與亨利一與吉甫越日卽接亨利覆函自稱日間事至忙迫恕不能遵命言還然欲知此事之否是屬渠不妨親往偵察渠當撥冗供吾父審問自不難水落石出云末復言渠自知現居可疑之列吾等揣測的中

情理渠不爲怪云云

余父得函果於庇尼雲未安厝前附快車往卽夕遄歸力證確非亨利蓋伊曾以多端考問察其舉動一無可疑云噫吾父對亨利一方面已泯釋嫌疑則其致疑吉甫將益甚吾將奈何……屬續之日吉甫適抵家蓋渠接余父要信勿遽賦歸水陸兼程無濡滯故能趁及也甫卸裝卽命駕來容色忉怛無

失吊唁之旨。惜余父始終未嘗一顧。問出殯時。吉甫亦步行同往。余寸心忐忑。惶迫萬狀。深恐此行將大不利於彼途。次吉甫適與余父遇。余父悲憤特甚。惡聲詈之曰。喪心昧良賊汝幹得好事。庇尼雲爲汝而死。願皇天不汝宥。早予嚴譴。爲死者伸啖冤屈氣繼復戟。指向吉甫狺狺斥曰。惡人趣退。弗再溷。乃公屢與美麗締婚之約。此刻取銷果老夫勢所能及者。將報汝以相當之處。分言竟。

悻悻容色凌厲

吁嘉棣歟。此幕悲慘之劇。倉卒成於送喪道路間。竟完全入吾眼觀者盡吾伯爵府內外之戚友。吾父生平絕人之不留餘地。如此度者可謂從不經見。於今思之。猶歷歷兜上心頭。胸膈間隱隱作奇痛也。

其時吉甫聞吾父言不懼亦不怒。怡然彷彿無事者。惟覺精神奕奕。透露英雄。忠厚之本色。舉手向天目注吾父之面而言曰。伯爵能准予訴信。予言乎。吾父勃然曰。否。誓不能庇尼雲親口供汝名。其最後一言卽汝名也。吉甫太息復言。

曰余容忍伯爵言較他人爲甚余頃間力捺吾少年盛氣顧知忿怒下無相好識徒貽吾德業羞余同爲血肉之人自不能詬爲無過然於尊前吾敢自信無失德吾言非誑上帝可鑒嗚呼伯爵言語不擇殊咄咄迫人幸吾澄清如水潔白如雪吾心可矢天日可質鬼神謗誣捏終有昭揭之期吾無損也計自與尊府結納以還荷令媛幸垂青盼吾鍾情專一之心始終無稍易古君視吾何如人肯苟且移情他注者耶吾誓之除美麗小姐外舉世皆空吾心中目中固未嘗別萌情愛也伯爵言冤我甚矣

噫古君乎不佞意氣之雄邁地位之高貴身分之清白殊不下汝吾言出由衷亦未必全不可信吾今立此墳前指死者誓余實無辜受陷嗟乎庇尼雲……汝若有靈盍卽起而剖白毋令我此生冤屈永與卿同塗芳塚也言下憮然嗣復回顧吾父曰伯爵古君乎肯消釋前疑否吾父仍傲然曰否……永不能吉甫聞言疾首蹙額不覺沮喪形於色久之惇懇曼聲言曰伯爵……決裂矣吾

儕友誼從此絕矣。吾自命爲君子，固弗忍稍露惡聲。然皇矣上帝昭鑒，在上會須有日伸。吾枉想君清夜自思，當知此際斷事之不慎，定讞之不當也。繼而向余曰：美麗汝信我無罪否？余知汝信我，我愛卿之心固至死不移者也。余父不待其辭畢，卽怒挽余去，獰視吉甫曰：庇尼雲臨終時，謂汝必復來圖婚。美麗質之今日信然……賤偷速去，癩蝦蟆休再想吃天鵝肉！老夫羞與惡人言，誓從此不屑與無恥之徒相晤。接況尙欲締婚，予千金之女乎？休矣！無復萌妄念。吉甫穆然正色曰：止！此言非出美麗口。吾弗聽行且見君自食之。余與美麗之愛情兩相繕結，非伯爵昏暴之言所能截斷。余心未休志不怠也。嘻，余行矣。時至君必自悔且痛。今日言多而錯，誣扳善良非所以保存仁厚之道也。言時英氣勃勃無赧色。

嗟呼！自爾日起，儂與吉甫兩地參商，不復能自由相見矣。嘉棣乎此兩年前事也。其歸宿如何？余實無從懸揣。夫吉甫含冤負屈，余信之。奈吾父固執不變，不

能幾諫。何自時厥後無人敢在吾父前道吉甫名。蓋其怒恨心迄今未已。渠封閉庇尼雲之臥室。什襲以藏其相片。且決誓此仇不報。將無復揭封之日。嗚呼。吾父所謂仇枉耳。余心雖疼愛吉甫。奈實迫處此不能遂。吾意暢吾心殆將抱恨終矣。言畢恸瀉不已。

余靜聽久。覺津津有餘味。俟其言竟。喟然曰。是誠一段奇異哀情故事也。曰。誠然。吉甫與余父交恶。必永無續歡。再見之日。而余片片破碎之心。亦且永無完全之日矣。余慰之曰。美麗姑娘汝確信渠爲無罪。曷不自由嫁之。硜硜泥守長此抑鬱無謂也。美麗曰。否。吾不能……吾弗敢拂吾父意。蓋遵父命盡天倫。

爲吾天然之責。吾何人。胡敢效塵世狂悖女子。假自由以縱情慾哉。

矧自由結婚之風。每況愈下。徒供惡社會狗男女之口頭禪。幾多姦污苟賤之女子。醉心自由。尙未及笄之年。稍稍識交際。輒自命爲情種。濫與市井俱。

薄子相。往還。積而久之。不覺淪爲情癡癡而不省。情累益甚。身心意念皆爲情魔之役。萬一情波遽爾洄折。情障便下千重。意沮神昏。索然氣盡。方寸悴悴。如死囚已不得遂其所欲。尤不能擯而弗思。於是。一切不規則不道德之舉動。乘機竊發。蓋然勃然不可遏抑。遂一一呈露。光天化日中。純至身敗名裂。而後已。是之謂自縱。情網畢生。無復填償。情債脫逃。情孽之一日。豈不大可哀耶。夫情愛者。天賦寶貴之聖物也。婚姻者人倫道德之始基也。余何人。胡甘恣意妄行。爲吾冰雪清操之玷。余默揣生平用情之起點。自信慎之又慎。乃與吉甫相將入情愛圈。久之始諳婚約。奈爾日後情絲萬丈。如裹春蠶。目今思之。亦不解當。日之何以作繭。自縛然余用情至正。宅念光明。無分毫曖昧。邪慾揉雜其間。祇以情天幻妒。好事多磨。至生種種荆棘。余捫心自問。殊無愧歉。一味順天安命。任造化之低昂。初不敢稍形怨懟。顧余信仰之上帝。非夢。夢者定能諒余苦衷。不我譴責也。

嘉棣乎吾演吾家祕事之前幕告終矣汝聞之當了了慨吾父以庇尼雲事據絕吉甫吾不知灑盡幾許相思淚奈吾左右難爲人終不獲挽回父心之良策每於夙夜傷痛之餘輒萌消極主義曾將眷注吉甫之心試一拋撇奈情海汪洋旋漫起伏吾一身之浸淫其中匪伊朝夕竟膨湃莫能自主迫不獲已嘗函告吉甫證吾情愛而志且益決爰秘密約渠每歲耶穌聖誕之夕通緘一次而於吾生辰之夕則密地晤接一次汝當懸揣得之矣予是時悶葫蘆頓破喜極言曰是卽每逢主誕之夕托予往取秘件之故歟曰然蓋吾等不敢由郵政遞私函又不能託人傳寄無可奈何乃假崔巍古像作我郵筒也予又問曰然則小姐非於生辰之夕嘗往會吉甫至遺失紅寶玉鐲耶曰然蓋何汝能代儂卜之乎予答曰蒼蒼者天豈終無揭盅之日耶祇以小姐不及時出閣則名下應得之資財將付之行雲流水耳美麗曰財耶情耶二者之孰輕

孰重。予權之久矣。終覺財輕而情重。寢假終不獲。遂吾心與有情者成眷屬。則財產滿前亦復何用。予曰假令吉甫之枉一日昭雪。則如何。曰能若此。是儂昕夕馨香禱祝者樂何待。言特恐理想與實際適相反馳。此念祇付之情天幻夢耳。吁。日月逝矣。吾將感感與之同逝。

第六章

予方寸腦庫。日來已爲伯爵府秘事所充塞。知此家大不幸。乃併演此可哀。可憫之活劇。伯爵父子之隱衷。予至此昭然若揭矣。吁嗟乎。今而後。予始知情之一字。有無上之魔力。實操生死憂樂之權。身入其中。乃不覺發放此種種現象。可愛哉。此情可怖哉。此情從此美麗之姿態。銳減玉質。清癯迎風。欲躡而憂患。仍未有艾。不禁心然憫之。奈予心雖摯愛美麗。而願力綿薄。愛莫能助。左右思維。苦無裨乃事。噫。予將何爲。能少慰美麗心耶。予重思之。無他術。但能尋獲吉甫無罪之證據。而宣告之。

斯得矣。然則吉甫者確無罪耶？然……美麗言予信之。予決信美麗死心眷愛一意袒護之人必清白正直之君子也。忽轉念罪人果非吉甫者則明明另有。人伊人誰耶？則非予所敢知矣。俟之……誘庇尼雲而僞愛美麗者予誓以一手表白之上帝乎？祈勸予。

時光駒駛逝者如斯。屈指間。裘葛數更。聖誕幾度矣。予寓伯爵府。興居已慣。渾如家園。與伯爵父子交久。而彌敬初無尋常客套。氣既而一千九百有三年。正月廿四日至矣。斯何時乎？美麗廿四齡生辰紀念日也。戚友慶賀。一仍其舊。予一身。猶是奔走招待。惟事事熟手。渾不假人指示耳。是夜。予知美麗仍赴森林。之約。如何情形。予但懸想得之。不敢問也。惟默念明年此時。爲美麗與伯爵府。不以財產之失爲渠惜。所痛念者。美麗。因此舉大拂父意。恐將演出玉碎花殘。之初。之慘劇耳。予竟夜焦思。百感交集。深歎天公之不造美。且太息。一己智力之紕。

數年來不能爲此家略効馳驅也。

日者伯爵忽接一函閱畢臺示美麗曰此亨利函也渠謂將告假六閱月回家小住云云汝可督示僕婢爲渠備寢息處也入夜予問美麗曰小姐乎汝喜亨利歸否渠淡然答曰吾不自知亦無從自料予更進問曰懇恕予唐突小姐意中有疑及亨利爲陷害庇尼雲之人否曰吾胡知惟天知之耳幹此惡者必爲其中一人夫復何疑然吾決謂非吉甫而據吾父言則決謂非亨利嗚呼孰是孰非吾又烏能臆斷知之者上帝耳兩星期後亨利果返予見其狀貌魁梧丰姿俊爽出言亦溫文爾雅令人可親渠一見伯爵卽殷然握手曰舅父歟久違左右此心耿耿甥此度請假云歸有如學童之解館旋鄉其快愉乃難名狀伯爵聽未已惆悵悲聲曰吁奈此家之無喜氣何亨利聞言憬然有間曰可憐哉庇尼雲何結局若是其慘也舅父歟曾值獲罪人否耶伯爵曰得之久矣老夫早悉兇人爲誰氏惟現在尙難遂吾復讐之願茲且弗提此事吾聞之實增苦。

惱顧吾性急而怒激言之恐難忍受耳。翌晨予伴美麗習繪事利亨悄然入立美麗側率爾問曰美麗吾欲一省庇尼。雲墓未知賢妹與嘉姑娘俯允偕往否美麗與予均諾之。

予三人聯袂徒步而行穿苑囿度阡陌時際春深萬花競放百鳥爭鳴畎畝中嫩綠平鋪蒼翠照眼清風徐來習習拂袖安步而前殊不覺倦繼抵一巨樹下亨利忽作小立顧美麗曰賢妹實告我伯爵有疑及吉甫之心否美麗泣然有之渠等固因此交絕也曰汝亦疑之否耶言時注視美麗面美麗正容答曰否吾敢以吾生命保渠無辜亨利亦接口曰吾固云然吉甫正人必無此醜然則誰爲正凶汝知之乎美麗聞言舉目矚天而歎曰上帝自知之言已再行行曰曰吾腦睹此豐碑屹屹芳草萋萋益增痛恨驚回顧見亨利脫帽垂首凝目墜頭默然無言而容色慘變睫爲淚所掩殊不覺吾人之注视其側嗣復聞渠低聲

微歎曰不幸之庇尼雲歟可憐哉

青春之佳人歸宿胡至此可憐

哉

予三人兀立約數小時知各人心有所思而不盡屬省墓事忽亨利指墓碑問曰何以碑上獨書庇尼雲名美麗曰吾等胡從知其曾否婚嫁苟嫁矣夫婿伊誰又奚從偵得亨利赧然自覺失辭急曰吾知其必非那文美麗聞那文名不禁面紅耳赭截然曰干渠底事何必扳其名亨利益茫然曰汝意伯爵寧便無致疑那文之心乎美麗曰吾不敢臆斷其必無但以目下視之殊未能見其以公道心待無罪之人也曰若能證明那文之無辜言尙未竟美麗攜答曰願上帝助之俾與吉甫同受冤屈者咸得昭雪而真罪人早懺正當之嚴刑也至此亨利忽亂以他語以釋予等愁懷遂攜手徜徉歸行重行行不覺抵府第

自爾日起予刻刻留意窺伺亨利之舉動覺渠不甚喜外出而好與予等女兒

家聚首談心。測其情性殊溫和。頗知自重。固然一溫雅文士。某日予獨在談話室。亨利倏入。與予交談。繼謂予曰。庇尼雲之事。誠可哀而可不。幸同受此。被疑之枉。吾知渠摯愛美麗而美麗亦摯愛之者也。但庇尼雲之事。尙未表白。未識伯爵肯釋其猜疑。令渠二人成斯嘉耦否耳。不然者。則美麗及期不嫁。其如許遺財。豈不白白失去。予答曰。美麗所重。并不在此。渠固敝富貴黃金。如無物者。曰。雖然。殊可惜。但美麗已生成此種癖性。亦復難說言下。屣於渠。渠憮然太息曰。噫。吾誠不忍坐視其財入他人之手也。寂寂者有頃。乃復曰。嘉棣姑娘舍表姊似與汝有極深感情者。非耶。予領之。又曰。汝已得其信託。心吾欲姑娘助吾一事。予問曰。何事。曰。予欲汝勸渠移於彼耶。曰。然。予久蓄愛渠之心。但礙難宣。諸口耳。汝解人請爲我一引線。予此情此渠。心之情愛而向我。勿復他注。予聞言竊腹非之。答曰。欲美麗嫁汝耶。汝亦鍾情於彼耶。曰。然。予久蓄愛渠之心。但礙難宣。諸口耳。汝解人請爲我一引線。予此情此渠。

際。日。光。罩。其。面。見。其。言。時。似。滿。腔。愧。歉。不。期。然。而。達。於。顏。色。者。乃。答。曰。恕。予。不。
能。効。勞。蓋。予。深。知。美。麗。性。情。迥。非。市。井。流。俗。婦。人。胸。無。城。府。易。以。言。語。挑。動。其。
心。者。享。利。不。意。間。聞。予。諉。却。之。言。始。則。嬾。紅。如。火。炙。繼。則。色。敗。如。枯。葉。移。椅。近。
予。覩。覲。忸。怩。而。言。曰。由。其。財。產。一。方。面。觀。之。不。繁。可。艷。羨。愛。慕。耶。吾。心。醉。久。矣。
姑。娘。何。吝。而。不。吾。助。事。成。酬。禮。至。厚。也。予。聽。至。此。乍。然。驚。味。其。言。不。啻。自。呈。心。
迹。嗚。呼。亨。利。之。心。祇。有。金。錢。主。義。耳。其。曰。愛。戀。美。麗。僞。也。予。何。幸。洞。悉。其。肺。腑。
之。眞。際。得。以。風。示。美。麗。而。預。防。之。噫。齷。齷。哉。斯。人。卑。污。哉。斯。人。予。越。思。越。覺。
利。心。地。之。可。增。奸。狡。之。可。畏。乃。起。立。外。向。以。決。截。之。言。答。之。曰。止。止。予。不。能。
涉。人。家。婚。配。事。君。欲。之。君。自。求。之。可。也。亨。利。聞。予。言。霎。現。可。畏。神。色。獰。笑。曰。然。
吾。將。親。自。求。之。務。令。彼。允。吾。請。他。日。功。成。汝。休。妄。想。得。酬。勞。也。

某日。予。枯。坐。案。頭。極。無。聊。賴。因。順。手。拈。管。吟。七。古。一。篇。詩。曰。

細雨霏霏濕塵垢。天網恢恢疎不漏。眼前善惡無公評。君子小人孰窮究。君
不見奸慝受福忠良殃。顏子夭折盜跖壽皂白顛倒公道非。賞罰糊塗報應謬。
吁嗟乎天道玄奧人胡知。試鍊譴責難分歧。花自芬芳松柏瘦俗眼不察時迷離。
我從根柢一著想深信造物無偏私。善惡歸宿大有別。水落石出終有期。

予寫畢正自迴環雒誦亨利忽闖入見予把玩此紙立卽取去曰詩耶姑娘所
自詠耶予笑應之亨利乃暴聲誦朗一遭斜目睨予曰詩中旨可信耶予曰是
何疑者凡作惡之人自以爲文飾週密便隻手能掩人耳目孰知上帝昭鑒早
已註定讞之冊不能復追亨利曰是亦愚人之妄爲臆測耳報應乎何有言竟
俯首尋思久之乃言曰嘉棣姑娘吾決意請卿爲我執柯庶幾借重鼎言俾吾
得與表妹早諧伉儷永不忘予厭極厲聲答曰予不嘗以最後之言答汝耶
何厚顏呶呶不休也予非傀儡任君舞弄者他時相見萬無再涉此事瀆我清

聽也。言竟趣出歸臥室。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顧盼間。暑往寒來。嚴冬景物復上。予眼。予知伯爵之愁煩。益亟以去。其兄遺囑之限期已邇也。渠嘗告予曰。噫。嘉棣再俟十星期。吾家破矣。伯爵府之無上尊榮。將隨美麗守貞而去矣。老夫其奈何。惟有心碎神散。隨此副老骷髏。拋擲塵寰而已。

予靜中常聞伯爵與亨利二人互談美麗事。一若必以最後手腕支柱此家聲。回復此幸福者。

而美麗不然。毫不繁懷於財產。且不以家破身逐爲繫念。惟心痛吉甫之冤莫能代白。且傷遭際離奇。逢茲魔障。自是日益消瘦。減削腰圍。非復日前豐艷傾城之美麗矣。予每入其室。必聞渠飲泣聲。顧以爲希望已窮。永淪黑暗。無復睹光明之日也。

無何歲聿云暮矣。伯爵愁眉雙鎖。菜色黯然。顧念一己高貴之身。不日便淪入。

卑田院。何能。恝然。釋念。奈美麗之志。已不可奪。吉甫之約。又已廢。萬不能以家
中。嫌疑犯舉置東牀。左右思維。終無善策。惟日夕枯坐。以老淚洗面。時或咄咄
書空。拊膺浩歎曰。尚有六禮。拜風光。逾此。不堪設想矣。天

乎。何厄。我如此其甚也。言至此。號泣不能成聲。

一日曙色初動。風雪極惡。著膚欲裂。予擁被坐。起齒震震作聲。瞥見伯爵與亨
利躡足外出。且行且耳語。音糲碎不可聞。予訝其何以絕早。出門彷彿不知。有
風雪寒凍者。約逾兩點鐘。攜手歸來。入門時。予正與美麗作晨粧。話些家常瑣
事。少頃。伯爵忽入此室。猝然謂美麗曰。祝汝。晨安。父喜今晨晤汝。欲與汝磋商
一事。旋顧予曰。嘉棣姑娘可弗離去。老夫信汝爲吾女心契之友。欲借重汝。解
決一重要問題也。伯爵言時。四肢震盪。聲色俱易。常度不知者。將疑渠冒寒過。
甚乃作此態。實則不然。其寸心固別有非常事故也。繼見伯爵開口。謂美麗曰。
愛女歟。乃父唯一之女歟。吾誠心愛汝。勝於塵世萬物。合億萬慈母心。融成

片亦不能與父愛汝之心相埒。老夫一生之快樂與期望均寄汝一身。極願汝終爲此家之主。將此不可數計之財產舉託汝手爲經理。未知愛女能不負吾苦衷。知所以慰吾希冀否。耳美麗聞言盈盈淚眼凝視其父倏跪其前執伯爵手而吻之曰父歟女兒摯愛汝父亦知兒之愛敬順服發於至誠者也。伯爵曰吾刻欲實地試驗以見汝之所謂愛敬與順服。汝知父親決欲汝繼繩吾後掌此家產之全權不落他人手乎。雖然汝若仍舊執迷不及期婚嫁則此權力與幸福無有矣。噫美麗乎。汝知汝表兄亨利注意於汝乎。渠屢誠意求我爲渠成茲好事渠生成豪俠氣概見者輒萌敬心以此爲終身匹耦不辱沒也矧爲血肉至親乎。吾苟爲汝輩撮合者事必無梗。吾信彼能保吾家產資汝畢生安樂享受也。吁愛女美麗汝頃謂愛敬我順服我然耶。試決言以證之或可生老父無窮快愜也。父心初聞亨利言猶豫者有日。今晨重復商榷已贊許之。故將此事明示汝願汝此後移情愛於汝表兄允諾秦晉也。美麗聞此番嚴訓目注。

其父之面。毅然決然而答曰。父歟汝欲愛兒。生命兒甘心獻之。無稍吝。抑令兒。拋撇情愛。以博父歡。兒亦忻然諾。兒今矢誓。若不得父之允許。兒必不嫁。兒寧終身勞獨以侍吾父。但欲強兒身許。非吾眷愛之人。則萬萬不可。伯爵聞言。惄且怒。美麗乃泣。求曰。父歟願母奪兒志。兒允許不嫁。吉甫但兒自問。天良終不敢疑。吉甫有罪也。時伯爵恨極。欲起立。然肢幹顫動。無力支攝。旋復跌坐。嘿無言者久之。忽回顧。予曰。嘉棣小友。曷不助老夫一言。轉吾女心。機之振。俾服從父命。終無悖逆耶。予敬謝不敏。曰。伯爵乎。予胡能言。小姐不嘗謂甘獻其生命與。伯爵無吝乎。其言至矣。予何從置喙。

謂甘獻其生命與。伯爵無吝乎。其言至矣。予何從置喙。
言竟偶回顧。猛見亨利潛步入。恭侍美麗側。執其手。曰。我最親愛之表妹歟。願垂青盼。回心轉意。以屬余。余雖不才。頗堪信託。余自信能保汝畢生綏安快樂。汝果許余婚者。凡所求。余能應之。苟足資汝歡暢適意者。湯火蹈赴。無怯也。噫。心愛之表妹歟。幸聆余言。及早旋汝鐵石心。上之足以慰老親。次之足以保遺。

產而表妹蒸蒸日上。前程亦同茲受無疆。幸福矣。非然者。三端俱失。後悔何及哉。美麗聞言傲兀。睨亨利。凜然不置答。亨利面頓赤愧赧。無地自嘲。其唇屏足。憎息不敢動。俄而伯爵起就美麗。前俯首吻其額。哀聲曰。愛女美麗願汝勿違父命。試舉目視吾髮不莖。莖雪白。將隨老父身同就木耶。奈何忍心至此。不令吾晚年含笑而終也。嗚呼。嬌女速置答。弗復机陧凌人。滋父憂且以貽後患。美麗至此如受電殛。躍起蠶立。迅答曰。否。斷不能。身可殺志不可奪。兒與吉甫之約永誌。心版上帝鑒之不可渝也。亨利情急。攙言曰。然則賢表妹不允。余請耶。曰。是何待言。願此後立釋癡念。弗復作此妄想。斯時伯爵亦皇皇汲汲。作最後之間。曰。美麗趣答一字。然與否。任決擇。美麗慙然曰。否。答時聲色俱厲。毅然無稍猶豫。伯爵驟聞。否字色陡變。如陳死人。搥胸踰地而長唏。造極泰山。無其高。滄海無其深。父子之間冷然如寇讐。雖時或問訊。祇循客套。曰。噫。失望矣。夫復何言。自爾日後。伯爵之忿怒與怨恨。可謂登峯。

其迴不由衷之情一見而知之予際此亦大覺沒趣屢欲興辭又恐增美麗悲且亦未償予匡佐之願乃力擲此念於腦後日與美麗抑鬱相守一似此家休戚與予身心大有繫屬也者嗚呼如此莊嚴燦爛之伯爵府人且艷羨敬畏之不遑孰知寓其中者乃慘怛淒涼牢騷抑鬱觸處皆作悲觀毫無生趣也旣而伯爵府末次耶蘇聖誕之期至矣伯爵痛苦之餘仍飭令婢僕照常預備慶祝美麗聞之婉諫其父曰吾家處此悲愁境地兒心中只有消極主義無稍興趣胡拘拘行此慶典爲哉伯爵愴然曰吾知此日爲吾家最後之盛會明年此日老夫墓門之木拱矣曷能不趁吾生存亟與故舊戚友作一番最終熱鬧於吾家歷史上添一筆雪泥鴻爪留茲紀念也

言下老泪披頰哽咽續言曰女歟明年此日於此地慶聖誕者非復古利安宗枝汝亦被逐他方不知作何狀況矣美麗聞言大哭不已父子對泣皆失聲予亦灑卻無限熱腸淚久之美麗拭涕強立而言曰父歟父歟豈吾家真絕望已

到山窮水盡處耶。上帝慈悲鑒兒無罪豈終無撥雲霧而見青天之日耶。
泊聖誕日伯爵府第裝潢華麗一如夙昔閱者都能摹繪無庸贅述。晚來予入
美麗室覺渠意態索然大不如昔一雙淚眼如著胭脂令人覩之酸楚渠見予
入淒然謂曰愛妹嘉棣吾今宵與伯爵府第話別矣再俟三星期此府第中不
容有儂足迹矣予聞言心痛極擬搜勸慰之言以進奈枯腸爲悲苦所充塞百
覓不得一句不期然亦涕泗汪汪兩相擁抱如癡人有頃靈明一覺予忽問曰
今宵特別郵筒之行尙需妹效勞否耶曰然此吾二人末日中之魚鴈不能不
鄭重將事去此則吾將還我情人以自由身不復於情海中作無意緒之糾纏
矣嘉棣歎汝且住儂好以重要函件託汝致之函中大旨已表明與渠不復再
見之意汝一往反吾二人藕絲斷矣予亟曰當日盟約從此背乎曰非也天地
雖廢此約不可廢祇此後貧富階級懸殊儂不復能高施松柏妄冀女蘿耳予
知美麗愛情未斷志意終不稍移乃極佩其堅果然吉甫之心地如何予不之

識亦無從窺測之。未敢贊一辭也。

是夜大雪飛舞游戲玉龍寒風怒號如聞啜泣美麗顧予曰天象奇惡慘黑可怖此舉得毋苦卿行予毅然曰否予膽巨而心熱天變胡能尼予風雪雖緊予無畏也祈釋慮曰卿爲人謀而忠儂感啞靡暨矣但願亨利是夕不由前林歸免於狹路邂逅致滋疑忌顧如此惡夜渠雖富於冒險性亦必自重生命不肯穿越險巇自罹禍害也予急問曰渠此夕嘗外出耶曰然卽日午後奉家君命前往部署密事曾囑渠五點鐘歸也言時忽閱時鍔曰吁七句鐘七句鐘胡遲猶未歸想家君望眼穿矣未悉渠中道有無意外也。

少焉予輩攜手出客堂見賓客寥寥大非往年之熱鬧舊雨來新雨不來相識者數人而已今昔懸殊令人感歎此中情故想閱書君子知之矣予見伯爵獨坐前門形色慘澹頻顧時計復推窗矚來路狀極急遽蓋心憇亨利訝其逾期未歸也剎那間鐘鳴十下亨利踪迹仍渺伯爵意益逼躍起謂予曰亨利殆違

變故矣。不從速尋覓，將何待？吾一身難兼顧。府中賓客悉以託姑娘。款接酬酢，請勸吾女爲之當能週到也。嗣復向予耳語曰：衆賓前慎毋洩此佛意。事務令戚友各盡其歡。汝解事無須諄囑也。予唯唯。伯爵趣入口喃作禱告。祝亨利前途安旋密遣健僕十數輩持燈四出踪迹之尤注意於森林溪徑中久之陸續返都無朕兆。伯爵咨嗟太息。予雖極力慰解之無效也。

俄而十二句鐘丁當報。午夜矣。門外風雪益甚。予恐有負美麗。託遂匆匆入室。御最厚皮裘一襲。秘藏美麗。致吉甫書於衣袋內。預備夜行。瞻予忘述。是夕朋賓中有鴉葛那文二人在也。渠輩昔日爲用情而來。惜皆空無所獲。至此已息初念。此夕戾止。祗備芳鄰中一上賓席已耳。靜裏思之。輒感然爲二人傷心不置。

予更衣畢。并挾斗篷。躡足出後門。循舊路。冒雪前往。時寒度達於極點。四顧昏黑。伸手不見掌。跬步輒躡跋涉殊甚。兼之十趾奇凍。痛澈腦際。自念如此苦差。

苟。非。心。乎。愛。美。麗。者。雖。萬。金。奚。能。買。此。行。少。選。步。出。空。曠。地。路。益。滑。漫。天。玉。屑。
阡。陌。均。爲。雪。鋪。不。復。辨。途。逕。惟。極。力。縱。步。雪。花。上。賴。其。微。光。掩。映。直。望。前。林。遙。
磊。洞。口。予。小。立。週。望。渾。無。他。人。乃。鞠。躬。探。手。穴。中。左。右。摸。索。空。空。無。一。物。惟。冰。
雪。與。苔。蘚。片。片。糾。結。觸。指。都。碎。予。大。驚。噩。自。語。曰。奇。哉。奇。哉。吉。甫。胡。爲。失。信。豈。
有。意。外。事。阻。其。行。耶。噫。予。將。空。手。歸。歟。抑。耐。心。佇。候。歟。否。予。胡。能。徒。手。歸。予。
不。敢。惄。美。麗。尤。不。忍。增。伊。愁。怨。然。則。俟。之。歟。不。能。夜。深。徒。俟。無。益。吁。予。將。
奈。何。木。立。有。頃。瞽。腦。際。有。所。觸。曰。豈。杳。小。絲。囊。經。狂。飄。捲。入。深。處。爲。
雪。花。蓋。藏。其。內。耶。忽。決。計。曰。然。以。身。入。之。有。無。解。決。矣。乃。自。鼓。勇。氣。
下。斗。篷。蛇。行。入。穴。中。已。入。霉。氣。觸。鼻。欲。嘔。稍。忍。須。臾。始。不。覺。苦。隨。伸。手。捫。索。上。
下。覺。此。洞。殊。寬。廓。恣。一。人。左。右。迴。旋。也。予。入。時。指。腕。均。爲。樹。皮。擦。傷。以。肌。膚。受。
凍。欲。殞。竟。不。覺。痛。乃。擦。衣。袖。下。手。撥。雪。泥。深。入。數。寸。仍。無。所。得。予。嗒。然。頓。覺。失。

望張手仰天曰吉甫果有變故予虛此行矣

繼以此心不息仍俯身力扒務窮其底深逾尺依然不見其所謂絲囊者偶於最後次入手時指尖忽觸一物順勢力掀起撫之一長方小包裹也惜洞內黯如漆不能辨認祇覺外包潮溼泥垢迨滿想寄此時日當不少也予滿腹狐疑不審其中爲何物抑爲誰置此中於是堅持之伏身出穴戴斗篷迷離覓歸路已出森林卽迅步向爵府直趨蓋子與美麗約張燈窗口俟予不虞黑夜中人迷途也已至卽潛入寢室未暇解外套急就燈下視此物乃長方小鐵盒外捲以油紙拆閱之青銹已遍上書細字一行模糊猶可辨認文曰親愛之古利美麗姐收入云云予細審其筆意韶秀端好決其爲女子手筆駭甚亟出致事甫函件並此盒鎖置抽屜中趣往覓美麗時嘉賓已散只留美麗一人獨坐廳上以俟予見渠似睡非睡一如入定老僧予悄然趨前俯耳低言曰小姐從我來渠如夢初覺迅曰已獲信件耶予曰否別有一物與汝極有關係者起

美麗不再問。悚然急隨予行已入室。予卽反鍵其門。出小盒示之。并交回致。吉甫函美麗左右手均接物亟藏秘函。而目光則匯萃鐵盒上。立卽失聲。狂號曰。天乎。此物汝從何處得來。曰。樹穴中。曰。穴中耶。噫。此庇尼雲筆跡也。伊豈復生耶。言畢。握翦。撬視之內。有書一通。鑽石約指。一事急拆閱其書。曰。

余最親愛之美麗姐姐。鑒閱此函時。予去遠矣。汝能於樹穴中獲余函件。得毋駭絕然。余久稔汝屢借此處傳遞秘密。余又何妨倣之。余臨去時。原擬將此書留余室中。轉念恐爲伯爵所先獲。仍不得已。視古橡之洞爲妥適之郵局。預卜數月後汝往寄書吉。時必能獲余信無疑也。嘻。美麗歟。汝知余焉往者。余今日驚喜交集。汝素愛我。憇爲我守此秘密。勿與伯爵知。蓋亨利切囑。予勿以此事告人。惟余信汝愛余。余亦愛汝。故不敢不傾心相告。余此際快極矣。因亨利愛余。余亦鍾情於彼。互訂婚約者有日。此去成伉儷矣。余與亨利誓諸白首。完我此生。情債彼爲。世界上不可多得之。有情郎億萬少年中之出類拔萃者。

有壻如此。余心足矣。余來日之福樂全託。渠亦山盟海誓。終不渝其愛戀。余私衷之隱。原不能掬以示人。尤不敢稍令伯爵知。顧亨利嘗謂若伯爵聞之。婚事必不諧。且將摶嚴責故迫余共守秘密也。

吁。美麗余別矣。亨利約余同去。余樂允之。今日攜手同往。明日此時。余卽爲其妻室矣。余不別而行。原覺不忍。知汝與伯爵必爲我而悲痛而苦惱。然余覺寸心中之情愛已牢。且固鬱勃不可復遏。萬一告別。適以自梗。故斬截行此忍心。事實亦無可如何之舉動耳。姊姊愛我。祈恕。余不情。

嗚呼。數年來無人能夢想。余與亨利有此秘密盟約者。彼下午將先行。約余潛蹤隨其後。繞道赴希路打禮拜堂結婚。余自問良心。本欲先告稟伯爵。而後定終身之局。奈亨利不吾許。謂婚姻自由不必受人束縛。果伯爵不允。予請者事且敗。益以玷清聲。智者必不出此。不如待六閱月後。始函告之。屆時伯爵氣平。當能見恕。云云。吁。予夙夜思維。伯爵可瞞然。姊姊則萬不可隱。予託病在室。

內作此書時耳中頻聞汝嘻笑聲噫吁嗣後不知何日始能再聞姊姊聲歎耳
美麗乎余遙思他日返伯爵府時姊姊亦必終身有託矣無論如何願姊姊目
下允余守秘密勿以示人雖汝情人吉甫前亦不可洩吾隱余信汝能許之不
勞諄諄贅囑也今贈汝以余之約指願終身佩之卽如見吾面雖區區紀念物
而意至摯也余知汝御此物時余爲亨利夫人數月矣嗚呼余行矣上帝福汝
家母以余爲念臨楮神馳希維自愛暑氣逼腦不盡欲言如妹庇尼雲留贈
美麗凝神誦畢全身顫動幾不能自持目光炯炯不知是驚是喜繼而臉面辨
紅如桃花映日欣欣然喜曰噫余固知吉甫無辜也隨顧予曰嘉棣趣往請吾
父來吾家黑幕今宵揭矣言畢合掌向天虔誠頌祝曰謝上帝俯聽婢子祈俾
吾家陰霾慘霧從此消沈終得見光天化日也
予將命奔赴伯爵室以最快樂之聲敦促之來伯爵訝極不知余輩所見何事
惟踰踰從余後啞然不能作聲已入美麗室見渠手舞足蹈作老萊戲而顏色

清爽笑臉迎風。有如枯木逢春。好花挹露其快。愉乃無極。與一句鐘前裝束。無殊而憂樂之情忽判。而爲二在旁者觀之。誠不解渠何以片晷間。乃能將慘澹秋容。一一盪滌。噫此情此景。迄今尙悠悠影。予眼簾也。

伯爵見此益奇愕。迅問曰。可愛之女歟。是何所遇至此歡喜。汝此際容光彩。爲數年所未見其故。何也。美麗樂極爲歌。舉函示其父。曰謝上帝不我遐棄。准吉甫有昭雪之期。覽之自悉矣。伯爵殊奇其言。急接閱之。不覺失聲。曰吁。何哉。是庇尼雲手筆也。曰然。隨舉手曰。視之此亦渠遺贈之約指也。伯爵復問之。曰。汝究何從得之美麗笑。指余曰嘉棣姑娘。有神術爲兒尋獲。此無上至寶。吉甫被誣之案。一旦平反。渠實爲功首也。茲請父親無多問。讀此函便能了悉。蓋此書爲庇尼雲失踪之日。親筆揮寫。特以遺兒者。埋藏數載。今始發現。未始非天賜鴻福也。伯爵乃不再問。俯首誦此函。不遺隻字。美麗侍其旁。頻吻其父額。讀畢垂首胸際。引吭歎息。其悔恨怨艾之情。溢於眉宇。美麗正欲有問。忽閨人入。

告曰吉甫君乘車來急欲見主人商榷要件言未竟而一豪俠俊秀之美男子入美麗面忽赭四目對視無一言

嘆斯人誰耶能令予一見卽生愛敬耶伊人非他蓋卽美麗盟訂終身誓死相守之情人吉甫也渠健步趨近伯爵前矗立傲然曰古先生余昔日不嘗謂伯爵會須有日必以公道待余耶此其時矣予旁立見伯爵顏容蒼老玉山無力俛首視地不敢動頰際紅白相間如將其心中慙愧歎仄之情一一摹繪于其面上久之始緩緩舉目與吉甫作平視欲言而訥及齒而吞終不能道一字吉甫復言曰汝曾以無禮殘刻待余不公殊極詎知欲強余代人負咎引慝雖魔鬼且不敢而君乃忍心爲之今日當知悔矣吁君亦知人之無辜受誣皇矣上帝淹昏臥余榻中渠傷至重或難冀其明日再生人世渠適以緊切之言囑余走

告。決。欲。趁。易。簣。先。得。於。貴。喬。梓。前。揭。示。其。生。平。隱。慝。其。拳。拳。注。意。者。尤。以。洒。余。
恥。雪。余。冤。爲。要。也。嗚。呼。渠。心。誠。險。惡。余。早。疑。之。殊。不。料。昭。譬。不。爽。已。搜。天。譴。無。
事。余。自。爲。報。復。伯。爵。諦。聽。至。此。忽。起。立。肅。然。答。曰。鬼。子。奸。宄。陰。柔。死。不。足。惜。渠。
以。僞。善。面。孔。蒙。老。夫。吾。入。穀。且。不。覽。負。此。聰。明。知。人。之。難。於。斯。益。信。君。以。正。言。
責。老。夫。老。夫。誠。愧。煞。吁。吾。夢。覺。矣。爾。日。庇。尼。雲。最。後。一。言。曰。吉。迨。聞。吾。問。而。急。
欲。代。君。伸。辯。也。惜。乎。欲。言。不。盡。致。老。夫。深。墜。迷。網。竟。以。疑。君。久。久。不。能。悉。此。念。
吾。過。矣。上。帝。乎。祈。宥。吾。愆。噫。君。未。入。門。前。老。夫。適。獲。此。函。纔。洞。悉。此。撩。之。惡。正。
思。所。以。對。付。之。頃。聞。君。言。知。天。討。已。臨。其。身。勢。且。死。老。夫。決。意。任。渠。填。溝。壑。不。
再。晤。其。面。矣。言。時。舉。函。示。吉。甫。吉。甫。誦。畢。仰。天。呼。氣。曰。巧。極。……一。霎。時。發。現。
此。偷。之。種。種。劣。蹟。非。造。化。主。賞。罰。公。平。曷。克。有。此。但。據。余。意。不。如。親。聆。亨。利。最。
終。之。口。供。更。爲。詳。且。確。車。已。候。於。門。懇。亟。偕。美。麗。往。顧。據。醫。士。言。渠。僅。有。數。句。
鐘。殘。喘。耳。不。能。濡。滯。也。

伯爵黯然如不聞。顫聲曰：吉君能恕吾乎？言下一室寂然。予木立三人後，靜聽不出。神彷彿魂遊象外，聞天空有聲云：願世界有和平……繼以久久。不見吉甫答，乃注視之，始知渠凝神睇美麗，不轉瞬。伯爵見渠不答，復哀聲曰：君真不能見恕耶？時美麗掩面泣淚，披粉頰，嗚咽不成聲。吉甫心大慟，忽趨握手。伯爵手懇極而言曰：古君無自苦。余恪守以善勝惡之經訓，不復究前事，頃固言之矣。願君捐棄煩惱，互釋猜嫌可也。予聞其言滿腔快活，不期然亦灑了幾滴熱腸淚。猛覺吉甫回就美麗曰：吾摯愛之美麗歟！今夕之魚沈鷙杳，意必急煞卿矣。然請無怪責，因余正急急持函投遞道經可蘭山絕壁上，曾聞崖下呻吟聲，殊慘厲。經猛風斷送，陣陣激吾腦。吾一時惻隱心動，乃冒險持燈趨視之。識其爲尊府之亨利蓋渠五旬鐘前，踽踽獨行此道。醉後不慎，致顛墜巖下，撫之頸折而脅斷矣。予稔渠爲汝中表親，故悉力拯救之。煞費工夫，始能與御人上車中載回，敝廬延醫急救。有頃始稍蘇。余語以巖下拯救之狀，渠忽天良。

發。現。自。認。前。此。罪。愆。懇。余。赦。宥。并。哀。余。請。卿。父。子。來。欲。於。逝。世。前。一。明。心。跡。余。
乃。齋。命。來。也。言。已。俛。首。與。美。麗。接。吻。斯。時。也。滿。室。春。風。竟。忘。覺。戶。外。風。雪。淒。涼。
之。景。一。堂。喜。氣。早。撇。郤。心。中。愁。悲。抑。鬱。之。情。伯。爵。側。立。一。隅。喜。極。而。哭。哭。已。而。
笑。一。副。煩。惱。面。具。不。覺。爲。涕。泗。洗。滌。以。去。予。寓。此。數。年。今。夕。始。親。見。其。真。實。開。
顏。一。笑。也。

第八章

既。而。亨。利。瀕。死。矣。其。肢。體。傷。殘。之。痛。遠。不。敵。五。內。罪。惡。焚。灼。之。苦。雖。欲。一。見。伯。
爵。父。子。面。宛。轉。自。承。其。過。而。不。可。得。吁。慘。矣。外。羔。羊。而。內。豺。狼。者。其。結。局。竟。如。
是。可。畏。哉。翌。日。昧。爽。吉。甫。卽。遷。亨。利。於。古。利。安。醫。院。藥。石。罔。效。而。亨。利。愧。歉。自。
訟。之。靈。魂。兒。遂。挾。愆。尤。以。去。一。切。喪。葬。事。悉。以。託。吉。甫。伯。爵。恨。極。終。不。一。臨。視。
嗚。呼。亨。利。事。從。茲。畢。矣。

是。日。以。往。伯。爵。父。子。與。吉。甫。分。外。親。浹。伯。爵。經。此。波。折。後。極。讚。美。麗。之。知。人。尤。

羨吉甫之堅忍慷慨大度包荒遂決意允二人訂婚倩予任佐證伊二人欣欣然有喜色僉謝上帝厚賚俾有情人終成眷屬也吁予書至此將終矣予此去之欣慰亦與美麗同增長有如水漲船高同茲活潑予昕旦夕眼光所接觸只有樂趣不復吃舊日縐眉飯每覩伊二人攜手盤桓倚花并立時儼如天生一對璧人才貌均稱雙絕予拙於文字苦不獲直描而曲繪之祇覺渠秋水爲神玉爲骨春花如面雪如肌而已以數年來多愁善哭之可憐兒驚地化作遠山芙蓉一見銷魂之殊麗又何怪旁觀之羨煞至吉甫者軀幹適中乍觀之彷彿鴉葛子爵而器宇軒爽性情豪邁又復過之舉凡語言動止無不令人傾倒予至此深歎美麗之眼力超絕確有見地不愧向日之心心關切語語迴護家可破情不能斷也嗚呼從此伯爵府之命運否去泰來蒸蒸日上矣其幸福之源源正未有艾以美麗姑娘年華廿五吉利安伯爵亦壽慶古稀幸今日坦腹人來已得中東牀美麗

之。選斷腸花謝。何妨開北海之樽。赴宴之頃。戚友盈庭。男女稱觴。作平原十日飲。濟濟佳客。不醉無歸也。最後一席。伯爵語予曰。小友嘉棣歟。以姑娘自由自在之身。原無所謂抑鬱。乃一入吾家。便與老夫父子日居憂患中。度此蹉跎歲月。吾父子之累。姑娘亦云至矣。乃姑娘殊不在意。力任鉅艱。無怨言。令人感激。無地茲者。吾家上邀天眷。苦盡甘來。雲開日現。姑娘子然一身。原無繫累。願勿棄。此他適永永與吾人享些安樂也。予笑領之。繼而伯爵笑顧其女。曰。美麗歟。汝伯父遺囑之期僅餘四日耳。汝尙甘遷延時刻。不允婚嫁耶。吁。時乎時乎。不。再。來。盍亟與吉甫磋商佳期。俾老夫早畢向平之願也。美麗聞言。顏忽酡如中醇醴。吉甫起立從容曰。際此新春佳晨。何日非吉。即訂明天申刻舉行婚禮。可乎。美麗媚眼一旋。盼微點其首。揣渠滿心。願意處胥在嬌羞。不語中示之也。而婚期乃定。

能夢見。予既爲高興快活所驅遣。殊不覺勞乏。疲頓爲何物。晨而午。午而夜。迨喧闐稍息。耳目略覺清靜。時而次日之晨晞復駸駸東上矣。每念伯爵以桑榆晚景。飽嘆悲愁。至此乃償夙願。佳兒快婿。雙宿雙飛。信足以娛情暢意。可異者去臘耶。耶穌誕期。賓朋寥落。其諉故璧帖不至者。今竟闔門。蒞止老少。男婦咸善。於奔走趨承。惟恐不得伯爵父子歡。噫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吾書至此。猶赧然爲此輩勢利之徒差也。

倏忽間吉甫之蜜月既逾。府內之快愉有進無已。某日美麗笑語。予曰嘉棣。意屬汝。欲與偕白首。吾夫妻愛汝情切。尤爲渠執柯。汝意云何。祈直言。無作媿極。子態予驚。聞此語脈度驟急駭愕。幾不自制。轉念予生平恪守宗教。敬虔自愛。妮之訓。清夜捫心。無稍疚仄。則雖膺此意外幸福處之。亦覺泰然。矧鴉葛子爵與予輩交處。數年其品學遠軼儕輩。又予夙昔所心折。一旦不棄葑菲。肯垂青盼。

予何修得此良緣。乃覺一切事無非上帝筦攝。主持早經預定。予何人。又胡敢拘違天命。爰覲顏謝。美麗撮合之情。示意允許。過從數月。而禮成豐厚。粧奩均伯爵父子所餽贈。猶記結褵時。美麗夫妻。任庶務。那文奏軍樂。比翼詞科士。雅夫人含笑立。予後殷殷祝。予夫妻快意也。

情
秘



七八

情
秘
終